

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及科学引导理路

蓝天¹ 邹升平²

(1.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2.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网络空间是承载社会舆论的新兴载体,网络舆论有着内在的生成逻辑,既离不开公众主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和切身利益,也离不开媒介主体的报道加工、信息呈现和传播方式;既离不开国内社会矛盾、国际斗争形势和信息选择趋向的时代背景,也离不开自媒体、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条件;既离不开社会事件背后的现实本质,也离不开网络舆论引导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实现科学的网络舆论引导必须把控主体性、紧扣时代性、立足现实性,促进主体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网络舆论;生成逻辑;引导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4-0077-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408

新时代是继往开来的时代,需要坚定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思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不能局限于传统手段,而应当依托前沿技术。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联网微平台的普适化进一步推动了网络信息传递的迅猛发展,网络舆论越来越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因素。《中国网络文明发展报告2023》展现出网络空间建设的新格局,党的二十大将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与舆论工作密切联系。良好的舆论环境不仅可以优化上层建筑,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巩固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能动反作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1]故而,科学揭示网络舆论的内在生成逻辑对新时代实现科学网络舆论引导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舆论的主体性生成逻辑

网络舆论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主体,既包括网络平台上针对社会事务自行发表意见的公众主体,还

收稿日期:2023-07-09

作者简介:蓝天(1993—),女,重庆江北人,法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邹升平(1973—),男,湖南新化人,法学博士,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2023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新时代网络舆情危机下的政府公信力提升路径研究”(23SKJD052)。

包括有目的地引导公众形成定向态度的媒介主体。

(一) 网络舆论生成的公众主体

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公众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表达意见的需求更加彰显,因而网络舆论的生成与公众主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和切身利益休戚相关。首先,情感态度认同下的话题共鸣。当社会事件发酵并经公开报道后,人们围绕事件主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也通过这一行为释放现实压力、宣泄不良情绪、抒发个性情感。强烈的代入感,能够让公众主体跨越性别、年龄和阶层等鸿沟,激发同理心、提出同诉求、表达同情感。勒庞指出:“情感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2]18} 各类情感在已有情感的基础上叠加累积、交流传播、相互感染,会产生更为强大的话题共鸣,形成情感态度网络舆论。积极的情感态度共鸣具有建设性意义。爱国情怀、憎恶腐败、同情弱势,信仰、信念、兴趣等积极的情感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正向网络舆论的生成。消极的情感态度共鸣具有破坏性作用,公众主体在社会发展不稳定时期缺乏安全感,极易将网络空间当作情绪喷发口,逐渐蔓延出情感态度双向极化、激烈变换、宣泄失衡等消极反映,形成从众、看客、娱乐等心理定式和焦虑、抑郁、炫富等社会心态,导致负面网络舆论生成。其次,价值观念影响下的社会集群共识。马克思提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关系中产生的。”^{[3]406} 舆论事件本身就具有矛盾性,是好坏利弊、善恶美丑、是非曲直、真理谬误的多重结合体。由于公众主体社会地位、家庭角色和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对事件认识和判断的价值观念取向也有所不同。持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公众主体比较容易在主题事件上表达出相近的看法,形成一种社会集群共识。网民在对社会事件或社会群体实施评价时,出于对自身价值观念的保护与激励,往往会给予相同意见的代表者更为出色的评价结果。新时代公众主体思想多变、价值多元、自我意识较强,可能容易受到话题导向左右,生成“一边倒”的网络舆论。再次,切身利益驱使下的信息关注共振。网络舆论生成与公众主体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公众主体的关注点总是随着切身利益的紧密发展由浅入深地变化,逐步集中而形成群体联动力量。当社会事件爆发时,人们往往会根据其帮助实现切身利益的程度来决定自己参与网络舆论活动的态度,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倘若社会事件的属性与公众主体的利益不一致,他们就会对此作出负面评价,甚至不乏为了个人利益而散布、传播谣言,酿造不良舆论。“谣言通常猎奇,其传播速度比真实消息更快。”^[4]

(二) 网络舆论生成的媒介主体

网络舆论的生成与媒介主体的报道加工、信息呈现和传播方式密不可分。首先,新闻报道编辑加工的暗示及诱导。传媒的新闻报道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判断。新闻报道是媒介主体的认知呈现,新闻事实一经媒介主体编辑加工,就会产生某种暗示,且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当然,这种暗示和导向的前提在于媒介主体有着自身鲜明的立场选择。首先在新闻报道的标题上,将话题主张概况和计划引导的舆论方向清楚地呈现出来;其次在新闻报道的篇幅上,应用较大版面去陈述利于舆论生成的有效客观事实;最后在新闻报道的布局上,对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进行深入诠释,加以细节性的描述,而对其他内容平铺直叙、轻描淡写。媒介主体设置一些新闻热帖,公众主体在其下方跟贴点评,推动了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工作的开展。新闻报道编辑与加工的视觉冲击力越强,聚光灯效应就越强。其次,非完整信息呈现中的猜测及争议。媒介主体是社会事件进入网络舆论领域、成为公共事件的直接推动力量,更是连接网民和信息的桥梁和纽带,具有一定的传导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由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造成很大影响。”^[5] 在大众媒介尚未普及之时,人们主要根据个人感觉去了解社会事件,大众媒介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信息认知的线索,它所描绘的现实世界图景是“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6]9}。媒介主体对社会事件的过度宣传可能会放大网络舆论,不完整的事实呈现侵犯了公众主体在网络信息领域中的知情权,信息模糊非但不利于内容的高效聚合,还会萌发相应误导趋向,经历一个量化积累过程,便会形成网络舆论。再次,个性化与标签化的媒体传播方式。大众媒体的个性化特征集中体现在其信息推送方式上。“算法推荐”是指通过数学算法而推测出用户可能会喜

欢的信息,这种个性化的推送方式普遍应用于各类应用型软件当中。该机制虽然能准确分析网民的阅读兴趣,提供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的信息产品,但长此以往也会造成重复信息的累积发酵,将用户禁锢在与他们意见相一致的局限信息圈内,形成网络舆论壁垒。“标签化”身份会引起网络使用者的高度关注,带有戏谑表达意味的“富二代”“凤凰男”等群体标签既是舆论流行词和敏感词,又是不良社会心理的反映,强化了负面形象构建与相关群体联想,造成了严重社会偏见和典型舆情态度,屡屡引发网络舆论热潮。

二、网络舆论的时代性生成逻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信息资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舆论。网络舆论生发于特定的时代,是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条件的产物。

(一)网络舆论生成的时代背景

网络舆论生成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既有国内环境下的社会矛盾根源,又有国际形势下的不良言论煽动,还包括后真相时代的信息选择偏好趋向。首先,国内环境下的社会矛盾根源。网络舆论生成与社会需求有密切关系,顺境中的事件很难成为关注的焦点,一旦出现逆境或挫折,争议和舆论便出现了。“风险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遇上互联网、自媒体及先进信息技术,更增加了社会生活中的变数,也使网络舆论舆情增加了不确定因素。”^[7]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社会需求与社会矛盾纵横交织,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调整,高风险的局面造成了公众群体的高度紧张和不安脆弱,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诉求剧增。新时代网络舆论萌芽于社会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活跃了网络舆论主体,催生了不良社会心态,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频现。新时代网民需求的复杂性也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新闻信息需求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城乡、区域间数字化发展的差异却导致信息分布不均衡,信息共享性不充分,包容性程度有待提升。其次,国际形势下的不良言论煽动。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对国际信息传播的垄断和对全球舆论场域的操控,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了全世界面临的挑战。美国凭借资本与技术的优势,以信息强权为利器开展网络舆论围攻,以话语霸权为载体强化网络宗教传播^[8]。中国虽已成为极具流量的舆论焦点,但却面临着倍加复杂的国际环境,针对“中美大国博弈”和台湾、香港地区萌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新时代网络舆论场上散布着流言蜚语,误导民众。这其中不乏一些外国媒体刻意扭曲现实、放大社会问题,甚至造谣抹黑中国。互联网平台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少数不法分子借题发挥、恶意造谣,作出带有明显偏见、触碰中华民族底线的报道,曲解和轻视党和政府的工作。再次,后真相时代的信息选择偏好趋向。“后真相”是指网络公众群体更愿意接收他们情感上愿意相信的信息,而非“唯真相”。这种忽略事实的现象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突出,主要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后真相时代下的网民选择偏差会导致新闻信息的来源变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意蕴消解、网络舆论安全生态的恶化和权威机构的公信力降低。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和互联网的传播模式,真相让位于情感,突发性网络热点新闻的舆论反转在网络上层出不穷,络绎不绝的“真相解读”扑朔迷离,生出一种在“真相”与“质疑”间徘徊不定的状态。反转型新闻在事件缘由未经查明前的矛头直接指向网络舆论生成,围绕“真相”解密的话题总能吸引公众群体的目光,他们向往事实真相,愿意为追求真相而付出力量,期待从中了解到更多的有效信息。当新闻事实最终被揭露,巨大的意见反差会推动网络舆论到达最高峰值,并引发新一波的舆论热潮。

(二)网络舆论生成的时代条件

网络舆论生成依托一定时代条件,自媒体时代迅速发展是生成介质,互联网时代全面普及是生成前提,大数据时代技术兴起是生成基础。首先,自媒体时代迅速发展是生成介质。我国逐步走进自媒体时代,拓展了网络舆论生成空间。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传播力度极强,它的普及意味着“传

播权力的全民化”^[9],是公共话语权力的膨胀。新时代网络舆论在自媒体的介入下,发布流程变得更简单、传播速度变得更快、社会影响变得更深远。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伴着新闻媒体的交互式进程发生了转变,智能通讯工具覆盖的新时代媒介平台更新迅速,在网络舆论的生成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一大特色,手机移动客户端获得长足发展,并受到广大网民的大力追捧。通过手机移动客户端平台,网民可以在任意时间和任何地点接收网络舆论信息,既不会受限于客观条件,又便捷了社交活动。这不仅为新闻信息提供了传播介质,也为意见表达提供了自由空间。其次,互联网时代全面普及是生成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0]。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给社会舆论提供了平等开放的意见表达模式和即时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打造了一个匿名化和个性化的非传统空间。互联网的广泛性与丰富性给信息探索提供了无限可能,其虚拟性与匿名性使人们的想象力得以无穷发挥。强大的信息搜索和扩散功能显现出超级速度,而网状传播模式又大大缩短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时间。互联网技术支撑着虚拟公共场域的基础运行,它打破了空间距离屏障,让地球变为村落,模糊了国界差异。大众媒介微平台升级步入国际化,总能第一时间反映世界各地的新闻信息,加速了国际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进程。再次,大数据时代技术兴起是生成基础。“推动着信息的快速生产,成为网络舆情传播的技术媒介。”^[11]科学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推进给网络公共社会空间造成了深刻影响,既优化了网络生态环境,更新了媒体内容的产出与监测方式,也改变了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布局,有助于人们精准掌握它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进入新时代,我国在网络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立体多元的移动端平台这一新媒体表达工具是大数据时代技术兴起的重要标志,具有显著的交互特征。个人移动端的应用程序几乎可以覆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逐步转向了移动端的营销模式,党和政府利用移动端开展具体工作也已成为了常态。网络人际互动承载着网民的意见表达,网络人际互动能够产生情感的交流,新时代网络舆论会在移动端交互平台的人际互动中加速发酵和传播。

三、网络舆论的现实性生成逻辑

网络舆论生成既反映了社会事件背后的现实本质,又揭露了网络舆论引导的现实挑战。

(一) 网络舆论生成的现实本质

网络舆论反映了社会事件背后的现实本质,指明了重大公共事件的现实本质属性,揭示了议题事件的现实本质规律,阐释了资本操控的现实本质力量。首先是重大公共事件的组织性与扩散性。重大公共事件本身具备公开性、广泛性和刺激性的特征,涉及公共安全、社会安定和伦理道德秩序的公共事件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富有极强的新闻舆论价值,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唤起人们的共鸣。“网络世界提供的广泛且弥散的发声机会”^[12],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往往具有更为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历经大规模群体的推动而生成网络舆论。这些事件所涉及的人物、地点、物件等因素也会被点亮和追踪,反复成为“炒冷饭”的燃点,在舆论活动过程中接受公众群体的持续评议。重大公共事件通常会随着时间和数量的累积而集中爆发,并迅速传递扩散,产生“连锁效应”。其次,议题事件的持续发酵萌生新讨论。现实社会的议题事件持续发酵会引发大量网络公众主体聚集讨论,促进相关线索的敏感度上升,增添了网络舆论的“爆点”,分化了网络舆论的“队形”,从而形成“嚼劲十足”的公共舆论场。在公共舆论场中,网民各抒己见,呈现出不同意见的对抗。伴随议题事件在发展过程中的导向转变,公众的聚焦点和意见走势也可能瞬息万变,萌生出新的讨论内容。同一议题事件被大众媒介主体多角度分析和持续性报道,接连不断的问题争议成为了新时代网络舆论的“保温箱”。网络空间的即时性容易导致议题事件“碎片化”,制约网络舆论的发展。持续性却能造就网络舆论场的“蝴蝶效应”。“群体利益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是导致青年群体极化的重要推手。”^[13]也正是这种持续性推动了网民的讨论深入与共识达成。再次,资本力量操控下的新闻热搜事件。资本所催生出的技术力量丰富了网络舆论信息资源,导致新时代

网络舆论传播格局的改变。然而,当“信息成为一种商品”^{[14]162},就可能会带来道德问题。在增值利益的促使下,资本力量操控着新闻热搜事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掩盖真实民意、蒙骗公众群体。这种“资本效应”是网络舆论在与市场介入相融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异化,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资本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最难受监管的,它既可以操作新闻热搜,又可以控制网络舆论爆点,甚至是伪造民意。原本用以呈现实时热点事件的平台不再纯粹。利用资本力量去操控新闻热搜事件的网络主体秉持着实现价值、维护利益的准则,阻碍那些对自身不利的舆论萌芽,加速推动对自身有利的舆论发展,甚至凭空捏造出莫须有的网络舆论。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人民的判断,引发社会舆论的不自由,也会降低国家的公信力,造成不必要的现实矛盾。

(二) 网络舆论生成的现实挑战

网络舆论的生成从某种程度上讲,来源于现实挑战的倒逼。首先,党和政府的把关力与应对力。主流媒体在网络舆论格局中具有话语权。传播权利平等,但匿名的传播方式使得部分自媒体和网民的发言缺乏一定的理性思考,需要动用“把关人”的力量加以调控。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15]162}。政府的有效回应寄托于官方媒体,事实争鸣、议题争鸣和问责争鸣体现出政府对新闻宣传的把关职责,需要及时发挥求证功能。无论是官方媒体对网络负面舆论的无限制过滤和非严谨把关,还是不及时地应对甚至失语,终究会导致矛盾激化,形成极端的网络舆论。党和政府对事件真实性的把关力是阻绝舆论危机爆发的有效力量。其次,网络意见领袖有目的地提出号召。“意见领袖”最早是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网络意见领袖通常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们的号召更能引发共鸣,可以加强信息的扩散力度,加速网络舆论生成与演变的良性进度。党政干部网络意见领袖有着特殊影响力,他们所掌握的内部权威消息依靠极高的可信度,成为了网络舆论信息的策源地。记者、编辑、主持、评论员等媒体人意见领袖通过网络找寻新闻线索、阐述事件发展、增进公众交流、确立号召方向,将现实影响力嵌入网络空间,成为舆论风向标。“公知对异己意见进行打击,破坏了观点的自由市场,使得大多数人的观点不能充分展现出来。”^[16]公众群体习惯在事件爆发后第一时间去浏览他们的评论,继而跟帖转发,提高了事件关注度,推动了网络舆论生成。再次,网络搬运工和水军量化积累信息。舆论生成始于社会事件和个人意见的流传。网络搬运工整合碎片化信息,主要是进行“专题推广”工作,将典型专题报道稍作修改,形成传播系统。这样系统而重复的“搬运”活动,很快便可使得新闻信息遍布整个网络舆论场,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着舆论信息的发展走势。新时代网络舆论的生成需要一定基础的共同意见浪潮,网络搬运工的大量存在保证了话题事件的充分展现,也将足够数量的网民卷进话题讨论之中。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可以在短期内以接力的形式扩大辐射范畴,促成网络舆论热点迅速升温,也在事后一哄而散。两种网络主体都是通过量化积累信息达到人为操控议题设置的效果,这些信息不一定具有完全相同的内容,但其呈现的价值取向几乎是一致的。无论是复刻申明同一社会事件,还是密集发布定向态度,都能够将议题炒热,生成网络舆论。

四、网络舆论科学引导必须坚持主体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逻辑统一

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充分展现了网络舆论生成的内在规律。网络舆论引导必须遵照网络舆论内在的生成规律,把控主体性、紧扣时代性、立足现实性,实现三者的相互统一。

(一) 把控新时代网络舆论的主体性

把控主体性需要掌握公众主体。其一,调动情感态度是掌握公众主体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揭露了情感与认知的关系,认为“没有感情就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7]117}。习近平总书记也围绕人的教育感受提出“三情说”。情感渲染法是网络舆论引导的特定技巧,情感表达是值得利用的舆论引导资源。用网络舆论信息中所蕴含的情感去打动人,能够引发网民的情感共鸣,调动他们响应社会主义主流

意识形态的积极性。讲述生动的主题故事亦可充分调动公众的情感态度,时代网络平台要落实宣传“平凡感动”,用身边故事所诠释的情感去感染人,促进网络舆论健康有序发展。其二,凝聚价值共识是掌握公众主体的难点,在多元价值体系背景下形成统一的价值标准是树立和强化主流意识导向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战线提出“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18]153}。我们可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红色网站和服务平台,提供丰富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学习资源以提升公众主体思想境界。在巩固中央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下释放网络舆论场的活力。建立完善公众主体的协商互动平台,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冲突及其更新迭代得以充分展现,并且构建出能够化解这些价值矛盾的长期有效机制。其三,满足切身利益是掌握公众主体的根本。“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9]286}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利益,就可能生成什么样的网络舆论,并且影响着网民行为指向。在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我们要将关注点放在事关公众群体切身利益的社会民生热点事件上,不仅要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要帮助他们去正确认识乃至去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以维护公众的权利诉求、回应公众的意志表达、调节公众的利益矛盾冲突、解决公众的现实利益问题为核心目标,而不能徒有口号宣传。

把控主体性应当健全媒介主体。其一,完善新闻内容是健全媒介主体的核心,抓好内容建设是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的首要任务。新闻报道的灵魂本源在于内容而非形式,媒体宣传工作必须着力于新闻内容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只有加强对公共信息的披露,认真开展信息审核工作,并应用规范的信息采编流程,才能在各类信息的激荡博弈中站稳脚跟。坚持新闻舆论信息内容创新是重要的竞争力,媒体宣传工作必须力求多样化和个性化,打造一批主张正确导向、脱离“三俗”品位、融合多种渠道、体现特色元素的全媒体产品,以满足不同网络用户需求,用内容换取发展。其二,占据初始阵地是健全媒介主体的关键。公众主体对社会事件的知情状况总是存在第一印象先入为主的问题,最初接收到的信息对尔后的观点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热点新闻的初始信息总能在意见集散地迅速抢占话语权,取得网民的基础信任。网络舆论的生成过程离不开信息间的碰撞与观点上的斗争,当人们暂未对舆论事件充分了解时,“首因效应”则是影响网络公众群体意见的重要因素。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者要合理利用该效应,做网络舆论事件的定性者,尽快作出回应与表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用正能量信息先发制人。其三,实行分众传播是健全媒介主体的重点。差异化宣传教育是相对于同质化和群体化而言的方式,也是基于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对象而言的具体技巧。无论是按阶级划分的工农、学生、资本家,按年龄划分的少年、青年、老年,按职位划分的高薪、中薪、低薪阶层,还是按信源划分的围观者、知情者、当事者,按社会影响力划分的普通网民和网络意见领袖;针对持不同利益的受众群体,必须开展符合他们教育背景、素质特征、文化认知和信息诉求的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采取一般引导的方法或者严加监控与惩戒。

(二) 紧扣新时代网络舆论的时代性

网络舆论的发展瞬息万变,需要与时俱进、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形成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一致的网络舆论。

紧扣时代性需要顺应时代背景。其一,国内矛盾增大了现实压力,滋生出负面情绪。缓解社会矛盾能够管理好民意,为新时代网络舆论塑造良好的生成环境,既治标又治本。我们必须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扩张权益保障的机制,让网民情绪得以充分释放、需求得到有效回应。要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透过网络舆论生成现象找寻社会矛盾根源,协调城乡、区域、阶层、行业间利益冲突关系,化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困难。新时代国内格局危机以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为主,我们必须严防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社会稳定、侵犯文化安全的行为。其二,西方霸权国家凭借他们在信息发布和技术管理领域中的优势,对网民实行不同程度的思想渗透,妄图达成“和平演变”。认清国际舆论局势的关键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网络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杜绝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犯。完善国际多边合作共赢机制是认清国际舆论局势之后的治理优选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致力于同各国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化治理^[20]。党和国家要将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到国际舆论场上,敢于挖掘西方媒体刻意回避的事实,平等文明地进行国际多边传播、交流与互动。其三,后真相时代忽视了新闻规律的重要遵循,然而追求信息真实性是抢夺网络舆论话语权的核心要义。网络信息采集必须讲究时效,争取在最佳时机对第一手资料进行采编,并且立足于群众根基,广泛征集民意,不可偏听偏信。网络信息发布不能凭主观上自说自话,更不能试图封锁消息、谎报瞒报。必须力求公开透明,“公开”才能公正评判社会现实,“透明”才能准确回应社会关切。网络信息完善必须抱着严谨的新闻工作态度,对客观材料和主观意见进行多方面核实,并将碎片化的信息集聚在一起,还原社会事件的全貌。

紧扣时代性应当优化时代条件。其一,优化时代条件须以技术驱动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最大差距是核心技术^[21]。应当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与资金支持,用核心技术去护航网络舆论监测,更有效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手段来跟进、排查、分析和存储网络舆论信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22],技术是支撑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运行的必要条件,网络信息技术管控机制是硬核力量。优化互联网信息是提升传播效率的技术保障,只有抢占技术的制高点才能牢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网防。其二,优化时代条件须维护网络运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构建安全保障体系,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21]。在新时代背景下净化网络空间,既要增强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又必须打压负面效应,整治网络空间的谣言信息。我们允许正当传播新闻舆论信息,但也要严格执法,对破坏网络运转秩序、教唆非文明用网等逾矩行为进行严肃问责。维护网络运行安全需要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应健全网络空间管理的法律法规,成立“网信领导小组”等后备队伍,时刻保持党和政府对互联网治理的高压态势。其三,优化时代条件须以媒体融合为机制。传统媒体虽然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但对网络事件的报道效率却不够高,媒体融合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网络舆论的调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23]。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树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一体化发展理念。不仅要发挥传统媒体在主流政治导向上的引领作用,更要久久为功建设媒体融合的目标、创新媒体融合的技术,拓展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的内容要素、平台渠道和服务资源,接纳新旧媒体的深度整合,并为之提供坚实的保障体系。

(三)立足新时代网络舆论的现实性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社会现实让网络舆论的生成趋势复杂化,我们必须抓住现实本质,破解现实问题,直面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挑战。

立足现实性需要抓住现实本质。其一,聚焦极易形成热点舆论的公共事件刻不容缓,必须建立一套集预防、处置和善后于一体的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首先要对公共事件进行持续关注,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加大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风险排查,并预设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防控方案。其次要对公共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以稳定人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以凝聚人心,并与公众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最后要对公共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研判,完善高效的公共事件新闻信息平台,加强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力度,健全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治理体系。其二,新闻舆论议题设置应当统揽全局,兼顾内外,力求正面效果最大化发挥。面对网络舆论事件,首先要获得官方的议题设置主动权,将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利益统一到议题之中,压缩小道消息的传播空间,强化正向网络舆论引导的功效。其次要灵活转换议题设置,围绕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正向要求,找准切入口径,把握引导节点,扭转消极负面的议题热点。最后要创新议题设置的机制,不仅要从新时代网络舆论中提炼出信息内容精髓,也要挖掘、拓展议题设置的方式,进行线上与线下的有效整合,推动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其三,经济效益作为媒介主体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不容忽视。但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4]。要防止资本对网络舆论的控制力量,促使舆论主体理性追捧热搜事件。要建立健全新时代网络舆论的资本准入政策,避免资本通过改变信息表达方式而带偏网络舆论。要增强我国传媒行业的

资本政策建设,加深对资本的约束和对舆论的管控,营造一种非利益导向的舆论氛围。但也不能制定过于严苛的规制要求,以免媒介主体丧失活力。

立足现实性应当破解现实问题。其一,提高治理能力是破解党政公信力问题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18]156} 提高新时代网络舆论治理能力首先要强化主体意识,充分了解信息化手段的重要性,摸清网络媒体的特点,更要全面提升网络舆论引导的执政理论高度和方略水平,正面应对“中国威胁论”等国际舆论隐患。其次要实时体察民意,抱有宽容与坦诚的态度,开诚布公地与网民真诚交流。最后要坚持科学发布信息,既把握新闻信息的即时性、连续性和准确性,又强化日常网络舆论的预警机制。其二,培植意见领袖有利于破解现实问题。网络意见领袖可以依托主流媒体的力量进行权威发声,用过滤后的新闻信息影响网络舆论走向^[25]。合格的网络意见领袖不仅要具备网络舆论引导的基本功底和业务能力,更应锻造政治头脑,树立正派作风。必须不断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政治教育,激励他们深入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增强他们的政治觉悟、政治敏锐度,以及对负面舆情的政治警觉性。坚定他们的思想立场,巩固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他们的法律道德修养,提升其社会使命感,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谣言的社会负面效应,自觉承担公共行为责任。其三,净化网络信息是破解现实问题的线上反映。我们必须对多元的网络主体和冗杂的网络信息进行制约,促成正向的网络舆论。维护网络舆论自由与打击网络舆论犯罪相辅相成,完善法律法规监督问责机制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18]198} 需对“网络谣言”作出法律明文界定,依据信息浏览量和转发量制定舆情处置的法律方案,并将造谣、传谣等典型违法事件公开上网以发挥警示作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技术创新,在第一时间作出有害信息切割,清除网络舆论的污染源,规避“破窗效应”。

五、结 语

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其中包含了多个因素和变量的相互作用。网络舆论的生成规律是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观察和探究。只有深入了解和把握网络舆论的生成规律,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实现网络舆论的良性循环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网络舆论的生成过程中,主体性、时代性和现实性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主体性使得网络舆论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时代性使得网络舆论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现实性使得网络舆论能够与现实社会相衔接,发挥实际作用。2023年7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强调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只有将这三重性逻辑相互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的良好生成,使其成为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的有力工具。

[参 考 文 献]

-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 人民日报,2021-08-18.
- [2]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刘泳诗. 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6):95-99.
- [5]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求是,2019(6):4-8.
- [6] 李普曼. 舆论学[M]. 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7] 丁柏铨. 网络舆论舆情引导刍议:关于引导策略的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6-95.
- [8] 刘建华. 美国对华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变化及我们的应对[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140-149.

- [9] 张涛甫. 新传播技术革命与网络空间结构再平衡[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1): 114-120.
- [10]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 人民日报, 2014-02-28.
- [11] 李明德, 邝岩. 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认知偏差: 表征、成因与应对[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5): 138-143.
- [12] 刘能. 网络话语权与青年社会地位获得[J]. 青年探索, 2023(3): 5-12.
- [13] 许建萍. 青年群体极化的网络样态及其生成逻辑、引导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4): 99-103.
- [14] 查德·斯皮内洛. 世纪道德: 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 北京: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1999.
- [15]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6] 黄楚新. 国民对“公知体”的心态变化探究[J]. 人民论坛, 2020(28): 104-106.
- [17] 列宁全集: 第2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0] 钟声. 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N]. 人民日报, 2019-10-23.
- [21]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4-26.
- [22]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N]. 人民日报, 2016-10-10.
- [23] 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强调 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 人民日报, 2015-12-27.
- [2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
- [25] 黄勇军, 段梦寒. 灾害短视频的拟像共同体传播: 内聚焦叙事、价值转向与纪念仪式[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 77-87.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Its Guidance

Lan Tian Zou Shengping

(1.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Network space is a new carrier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It has internal generating logic, which can not only be separated from the public subject's emotional attitude, values and vital interests, but also the media subject's report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t is inseparable not only from the background of domest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ternational struggle situation and information selection trend, but also from the era conditions of media, Internet and big data.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reality behind social events, and also from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guid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e guid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era must control the subjectivity, keep up with the times, base on the reality, and promote the internal unity of subjectivity, times and reality.

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enerative logic; guiding path

[责任编辑:左福生]